

PHOTO

Nikon D7200新機詳測



ISSUE
MAY
2015
HK\$38

Download on the
App Store



攝影雜誌

- 勁過單反？6個用DC的理由
- 4招教你PS執靚JPEG相
- Sony FE 35mm f/1.4愛不釋手
- Sigma 150-600mm C平玩炮王



[攝影師訪問]

Laurent Baheux
向大師致敬



[攝影技術]

速學Lightroom
人像執相流程

© Carmen Kam

[攝影技術]
Carmen Kam
夢幻散景



岑允逸 為攝影人找盲點

走在路上，不難發現用觀景器看世界的人愈來愈多，低頭打開網絡，社交平台也充斥了各種影像照片，在這個攝影看來垂手可得的年代，攝影人的眼界是否也隨之而更廣闊？拍的人多了，看的人是否也同樣增加？岑允逸（Dustin）與兩位拍檔在2013年合資，於觀塘工廈區成立The Salt Yard獨立展覽空間，專辦攝影展覽，經過2年3個月，如他所言，最近終於「任務完成」。既然身兼攝影師、策展人和展覽空間創辦人，由他來說香港的攝影與看展風氣，當然是最好不過！



謝絕塘水滾塘魚

步出工廈的電梯，眼前以學生書桌木板製成的牆面上，照著「The Salt Yard」三個字的小燈依然亮著。推開玻璃門，右邊櫃台上的留言簿內有不少參觀者留下的字句，接二連三的「謝謝」字跡，不只證明這裡為熱愛攝影的人帶來更多接觸作品的機會，也看到Dustin口中「以觀眾為本」的理念如何切切實實地在這個空間體現出來。開拓觀眾群，是Dustin當初辦The Salt Yard的目標之一，到今天回頭看，他覺得觀眾群確實比以前擴闊了。「以前的經驗是，展覽中看到的都是視藝圈、攝影圈、去慣展覽與美術館的人，個個熟口熟面，塘水滾塘魚，雖然也很開心有群人專注喜歡攝影，但這終究是不健康的生態。」Dustin說香港長期有攝影作品的畫廊不多，本身已是先天缺陷，雖然常有攝影展和各類活動，但卻沒有恆久培養觀眾的地方。不少人搞展覽空間都用創作人平台來看待，但他們卻從觀眾角度看，由一開始的立意就與一般展覽空間不同，令The Salt Yard接觸到不一樣的觀眾，做到不一樣的效果。「我們特別用心做宣傳，發現多了普羅市民來看攝影展，像是之前就有一位太太看到免費報紙的宣傳，從屯門坐巴士出來看展，我笑說看完就可以去附近商場逛街，她卻認真回答說她特地來看，看完就回家了。這更推動我們要認真做，普羅觀眾對我們都有期望。」

►田代一倫走訪拍攝災區居民，並與他們對話，完成一系列人像照片附以人物對答的作品《當濱百合繁花時》。相中的女士正在家附近除雪，「來我家休息一下吧」是她在寒冷天氣下給攝影師溫暖的關心。（3/1/2012 岩手縣遠野市小友町）

這班我們沒想過會去看攝影展的觀眾，並不是去慣畫廊的人，但他們的水平卻不容小覷。「他們有很多難以預料的情感投放，有時比我們更投入、更強烈。」Dustin回想去年日本311大地震3周年時，他們展出日本攝影師田代一倫的作品《當濱百合繁花時》，整個空間的牆面都是攝影師從2011年至2013年間在日本三陸和福島地區拍攝當地居民的全身照片，以及訪問的對話內容，當時一位老人家來看展，令他印象深刻。「他在這不大的空間看了一個多小時，當時展出約90張作品，他逐張用傻瓜機拍下來，一問之下，他才激動地說他的女兒嫁到日本，在福島落地生根。我感到他看完作品後覺得安心，因為那與新聞中看到的哀鴻遍野、復原情況和輻射問題很不一樣，作品展現的平民大眾的生活在新聞中看不到。」這次經驗帶給Dustin新的體會，「作品與觀眾的關係，我以前都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但現在比較清楚了。」

搞展覽如找盲點

The Salt Yard養了一班觀眾，也志在擴闊觀眾眼界，找來設展的大多都是外國攝影師。香港作為國際都會，匯聚中外各地的文化，看到外國作品是理所當然的事。「讀書時看外國作品比較容易，也不會有包袱，不會有人特地反思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外國作品。」Dustin說，近年在香港

▼The Salt Yard也有賣攝影書和外國的攝影雜誌，雖然展覽空間難以延續，但網上書店仍會繼續經營。



© Kazutomo Tashiro



© Thomas Sauvin

▲蘇文旅居北京，在當地回收商收集的棄置菲林多達五十萬張，2013年在香港首辦的展覽就展出了《北京銀礦》，展示改革開放後居民生活的影像記錄。

要看外國攝影師的作品，要不就要去中環的外國畫廊看，要不就受制於市場考慮，只有能賣的才可在香港見到，但其實茫茫大海中有很多都值得展出介紹給香港人。「近年香港攝影界專注於與大陸的連繫，所以忽略了國外的作品，令香港與外國出現斷層，而藝術界與攝影界的口味近年也偏向大陸，所以出現盲點。」Dustin口中的盲點，有之前The Salt Yard展出過的法國收藏家蘇文（Thomas Sauvin）與台灣攝影師沈昭良等。蘇文在北京的廢物回收區中搜羅的舊菲林，展現1985年到2005年的中國，他經常出現在歐洲和大陸的攝影節，但香港之前卻未曾展出他的作品。而拍攝台灣特有舞台車的沈昭良在外國也很有名氣，但在香港卻鮮為人知。「我就是去找盲點。」Dustin說。有很多被本地攝影師忽視，或是在市場上不至於很受注目的作品，The Salt Yard都盡量為觀眾帶來香港，「我以觀眾為本，希望擴闊觀眾眼

界。」在香港辦文化、藝術展覽，要生存一點都不易，光是舖租就已夠讓人頭痛，如果搞獨立展覽空間，不靠政府資助，就更難以長久維持下去。The Salt Yard百分百由3位創辦人自己掏錢搞，資源只夠一年做5個展覽，網上書店賺到的也不多，頂多能補貼電費而已，至於舖租，對他們來說，想當然也是致命一擊。Dustin笑說：「租金不能說是加得很厲害，但本身也不便宜。」他們雖然賣攝影作品，但展覽空間本身就非純商業定位，而且地理位置也不同於商業畫廊的便利性，入不敷支可以說是預料之內。「出錢到這個地步就覺得完成任務了，而且之前已續了租，算是比預期中做多了。」

「我們的角色是傳道人。」

財政壓力大之餘，Dustin的策展壓力也大。「我們沒有團隊，由細微小事到大

事都要自己跟，過程是辛苦的。」Dustin自己也是攝影師，深明辦展覽並非把作品掛在牆上就算，紀實攝影出身的他強調作品的訊息，展出的作品要和社會、文化有關，純美或是純視覺快感的並不在他的選擇之列，但這也讓他搞展覽時要花更多時間梳理、咀嚼創作人的訊息，再傳達予觀眾和傳媒，他說：「我們的角色是傳道人。」策展的困難，在於如何與攝影師、觀眾與傳媒溝通，除了要預早跟藝術家聯絡，計劃如何將作品訊息轉達給香港觀眾，處理作品的方式也要和攝影師溝通好，像是美籍日裔藝術家Patrick Nagatani的80年代作品《核武迷詩》就沒有備份，雖然他對於拿自己的原作出國展覽覺得無所謂，但對策展人來說，處理原作時還是要加倍小心。

過去幾年，玩攝影的人多了，The Salt Yard也為大眾造就更多接觸國外攝影師的機會，展覽的入場人數雖不算驚人，



▲沈昭良的作品《STAGE》記錄了台灣流動舞台，表現了當地獨有的通俗文化，也透過拍攝場地與影像語言流露幻影和現實的對照。（雲林·台灣Yunlin County, Taiwan 2008 Lightjet C Print）

但依然能維持相當的人流，不過這是否代表觀眾真的看得更多？看展的氛圍又有否提升？Dustin認為有賴網絡，現在的人看的一定更多，但辦展覽這兩年的變化其實不大。「老實說，我們做到的只有一丁點。」看展的氛圍不一定變得更好，但大環境與攝影的心態就有明顯不同。「影相的人確實多了。現在攝影不只是興趣，社交成分比以往更強，雖然以前都有一班人約去影相，但現在的氣氛更熾熱。攝影的社群這麼大，其中有少數來看展覽就已經很好了。」攝影人的人口分佈也與以往有所不同，Dustin說：「現在攝影人的光譜很大，有行山拍雲海的、藝術的、設計的等等不同範疇，而我們的目標觀眾，可能是本身已經玩攝影很多年，一直借用別人的標準去衡量照片好壞，但卻不會解讀作品、閱讀畫面訊息的攝影人。我強調閱讀作品，希望有個地方可以解答到這班攝影人的迷惑。」

網絡上有無限資源，線上看照片夠方便，接觸到的觀眾層又更廣泛，不能否認網絡讓攝影人看得更多，但Dustin始終重視實體的感覺，他說：「在社交平台上看照片很被動，也會受周遭的環境影響，但親身到展覽中看實體照片卻可以自己培養情緒，像我們的展覽也沒有箭咀引導觀眾的看展路線，以免控制他們看照片的情緒。其實實體展覽的價值依然存在，其觀賞感覺與在電腦看照片很不同。」

對實體展覽依然執著，面對一手建立的展覽空間終需熄燈結束，Dustin卻出乎意料地釋然。「順其自然吧，也不算太可惜，唯有想想自己可以有多點時間拍照。」訪問當下Dustin才剛去寄完書回來，因為事事都要親力親為，瑣碎事情特別多，而這種對繁瑣小事的牽掛就最磨人。問到The Salt Yard結束後的下一步，Dustin說網上書店會持續經營下去，至於其他大計？Dustin笑說：「抖吓先啦！」

[PHOTOGRAPHER'S PROFILE]

Dustin Shum (岑允逸)

1994年於香港理工大學攝影設計（榮譽）學士畢業，曾任攝影記者超過十年，曾獲多項紀實攝影獎，包括由香港報業公會、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及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舉辦的新聞業界獎項。攝影作品常探討個人與都市生活空間的關係，近年個人展覽及作品包括《某座二期》（2014）、《某座》（2011）、《奧運健兒寫真》（2009）及《係·唔係樂園：岑允逸攝影作品》（2008）等，於2013年初創辦攝影展覽空間「The Salt Yard」，策展海外及本地攝影師的作品展覽。

